

人口与社会

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健康

——来自陕西省泾阳县一个随机大样本调查的发现

郭申阳 孙晓冬 彭瑾 方奕华

【内容摘要】文章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指导下,基于一个代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通过“分块群组随机”方法抽取的具有统计力度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借助分层线性模型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评定留守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技能。研究发现,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好坏交织,无法得出留守儿童的社会心理健康劣于非留守儿童的结论;多变量分析显示,在30个结果变量的变化上,只有4个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其中有两个表明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好,另两个表明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差;没有证据表明留守儿童与犯罪存在因果关系。文章指出,在留守儿童福祉和精神健康方面夸大问题是不可取的,特别是不能将留守儿童“污名化”。

【关键词】留守儿童; 心理健康; 社会信息加工; 攻击性行为; 青少年犯罪

【作者简介】郭申阳,西安交通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孙晓冬,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彭瑾,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方奕华,西安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安:710049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Findings from A Large Random Sample of Jingyang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Guo Shenyang Sun Xiaodong Peng Jin Fang Yihua

Abstract: Guided by the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Theory, this study employs a large random sample (i.e., 681 Third-Grade pupils) generated by a blocked cluster design that represents Chinese North-western rural region to address the research question about the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skills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The study uses the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th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o analyze the longitudinal data that are comprised of study-children's self-administered answers to the study questionnaire and teachers' ratings. Results show that in terms of 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do not show worse outcomes than other children, and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causal linkage between being left-behind and commitment of crimes. It is important not to exaggerate the left-behind children's problems. The stigmat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s not acceptable.

Key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ggressive Behavior, Juvenile Crimes

Authors: Guo Shenyang is Chaired Professor,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Chaired Professor,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Sun Xiaodong is Lecturer, Peng Ji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Fang Yihua is PhD Candidat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Email: s.guo@wustl.edu

1 引言

留守儿童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而形成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个群体的人口规模、他们的福祉,特别是他们的心理、精神健康状况,牵动着政府、学术界和儿童保护群体的心。中国人口学界对留守儿童的总量做过严谨的估算,有学者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出2010年0~17岁农村留守儿童的总量为6102.55万人,占全国0~17岁儿童总量的21.88%(段成荣等,2013)。这样一个庞大群体的社会心理问题,特别是由于人口迁移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是人口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

从理论上说,由于这个人群在发展心理学关注的最为关键的成长阶段,没有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缺失了父母双亲的爱,因而他们的心理、精神健康状况会受到影响。有一些心理学理论,如“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Ainsworth et al., 1978),可以部分支持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心理与行为问题的假设,特别是社会人际交往问题、攻击性与反社会行为倾向。但是,这只是假设,这个假设需要实证研究的证明。特别是在留守儿童与犯罪的关联性上,现有研究提供的证据不一致,存在着误区和偏见。

本研究使用一个代表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通过“分块群组随机”方法抽取的具有统计力度的大样本,检验影响攻击性行为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儿童8~10岁阶段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探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区别。我们的数据使用具有计量心理学信度和效度的量表,通过儿童自我回答和教师评估双重渠道以及动态跟踪来评定留守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这些具有独一无二特征的数据,将帮助我们回答两个重要问题:(1)留守儿童是否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社会信息加工的负面问题?(2)留守儿童在攻击性行为的变化上是否与非留守儿童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区别?

2 文献综述

2.1 留守儿童的定义与规模估算

民政部2016年公布的“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结果中,将农村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户籍未成年人”(民政部,2016)。段成荣及其团队运用历年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留守儿童(主要是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4次估算,主要结果为:(1)2000年0~14岁留守儿童总计2290.45万人,占全国0~14岁儿童总数的8.05%。其中,农村0~14岁留守儿童为1981.24万人,占0~14岁留守儿童总数的86.5%(段成荣、周福林,2005)。(2)2005年0~17岁留守儿童总计7326万人,占全国0~17岁儿童总数的21.72%。其中,农村0~17岁留守儿童为5861万人,占0~17岁留守儿童总数的80%。2000~2005年是留守儿童数量增长较快的时期,5年间,全国留守儿童总数增加了4421.7万人,农村留守儿童总数增加了3161.8万人(段成荣、杨舸,2008)。(3)2010年,0~17岁留守儿童总计6972.75万人。其中,农村0~17岁留守儿童为6102.55万人,占0~17岁留守儿童总数的87.52%,占农村0~17岁儿童总数的28.52%,占全国0~17岁儿童总数的21.88%(段成荣等,2013)。(4)2015年,0~17岁留守儿童总计6876.6万人,占全国0~17岁儿童总数的25.39%。其中,农村0~17岁留守儿童为4051万人,占0~17岁留守儿童总数的58.91%,占全国0~17岁儿童总数的15%。2010~2015年,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下降较快,减少了2051.6万人(段成荣等,2017)。

2.2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已有研究在留守儿童是否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严重的心理和攻击性行为问题上,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为整合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研究,本研究做了系统的文献检索。我们首先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留守儿童+心理弹性”“留守儿童+社会信息加工”4组关键词搜索,共找到284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63篇关注“6~12岁留守儿童”。在这63篇文章中,有20篇未讨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有8篇文章虽然探讨了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上的差异,但并未指明其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剩余35篇文章均探讨了二者差异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上述8篇未说明差异的统计显著性的文章均涵盖8~10岁留守儿童。其中,有3篇文章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总体水平正常,且处于合理范畴(朴婷姬、安花善,2013;李旭等,2016;满小欧、曹海军,2018);剩余5篇则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显劣势且低于正常水平(李玲、游涛,2012;陈绍红等,2014;廖传景等,2015;王静敏、安佳,2015;杜海峰等,2018)。在这5篇文章中,没有文章使用家长或教师对所研究儿童进行的行为评估,没有文章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出发测量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水平,也没有文章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动态研究。

在35篇探讨了差异的统计显著性的文章中,有31篇涵盖8~10岁留守儿童。其中,有2篇文章认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上的差异是复杂的,男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上的差异不显著,女性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状况上的差异呈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张建育、贺小华,2008;余应筠等,2013);有3篇文章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优,他们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异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陈亮等,2009;王楠等,2017;赵如婧、周皓,2018);剩余的26篇文章认为,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的诸多方面,如自尊水平(韩腾伟等,2012)、人际关系(赵峰,2010;余应筠等,2013;郭智慧等,2014)、心理弹性(刘洋等,2014)、情绪识别(李朝英等,2009;赵峰,2010;李世玲等,2016)、自我认知(季彩君,2016)等均存在劣于非留守儿童的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在这26篇文章中,有2篇文章使用了家长或教师对所研究儿童进行的行为评估(赵苗苗等,2012;朱斯琴,2016),有1篇文章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进行了动态研究(白勤,2013),没有文章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出发测量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2.3 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及其与犯罪的关联

为整合留守儿童攻击性行为研究,我们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数据库”用“留守儿童+攻击”“留守儿童+犯罪”“留守+攻击”“留守+犯罪”4组关键词搜索,共找到47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8篇使用调查方法搜集数据,研究对象涵盖留守儿童(处于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包括城市留守儿童)、留守幼儿(3~5岁)以及留守中学生。其中,3篇文章的研究群体涵盖8~10岁留守儿童(董士县、李梅,2010;吴春侠等,2018;郝文等,2019)。在这8篇文章中,有1篇未讨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是否具有攻击性行为差异;有1篇文章认为留守儿童的攻击性水平较非留守儿童更高,但未指出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王甲娜等,2017);剩余6篇文章都指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具有更高水平的攻击性、更高的犯罪率,并且这些差异呈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董士县、李梅,2010;吴春侠等,2018;郝文等,2019;曹晓君、陈旭,2012;张勤等,2018;陈刚,2016)。

在3篇涵盖8~10岁留守儿童的文章中,没有文章使用家长或教师对所研究儿童进行的行为评估,没有文章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出发测量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也没有文章对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进行动态研究。

在这8篇文章中,有2篇研究青少年犯罪率。其中,研究山东农村的文章显示留守儿童的犯罪率为12.54%,比非留守儿童高出近11个百分点(董士县、李梅,2010)。另一篇文章使用65个地级市数据,发现人口迁移与青少年犯罪高度相关:人口迁出率每增加1%,迁出地青少年犯罪数增加8.6个百分点,青少年犯罪率增长7.8个百分点(陈刚,2016)。然而,此文没有直接分析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青少年犯罪率上的差异。

综上所述,系统文献检索表明,由于没有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留守儿童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心理问题,特别是焦虑、恐惧、缺乏安全感,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存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的攻击性行为差异,至少这方面的研究结果不一致。没有研究资料表明留守儿童与犯

罪存在因果关系。已有文献使用具有计量心理学信度和效度的量表,测量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攻击性行为,但主要是由留守儿童自己回答问卷,只有很少的研究使用了家长或教师对儿童行为做的客观评估,只有1个研究使用了两个或更多时点的数据对留守儿童行为做动态跟踪,没有研究使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探讨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上的区别。在这些方面,本研究克服了以往研究的缺点,显示了本研究开展的重要意义。

2.4 社会信息加工的重要性

在儿童成长的关键期,不失时机地教授儿童正确的社会信息加工技能,使他们学会在复杂环境下正确解释线索、选择非攻击性应对策略,是预防儿童攻击性行为的重要措施。社会信息加工,无论从正面还是负面,都对儿童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正确加工社会信息是提高儿童的学习成绩、健全人格发展、未来成长为人才和精英的重要决定因素。从负面来看,许多常见的儿童心理、人格和社会交往问题,都与社会信息加工的缺陷有关,包括攻击性行为、吸毒、酗酒、赌博、网络成瘾、斗殴、校园欺凌、偷窃、抢劫、抑郁、自杀等。

3 理论框架: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指导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 Crick 和 Dodge 于 1994 年创立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简称 SIP 理论。它从认知角度理解人的行为及人格发展。SIP 理论揭示出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的行为,是运用内在认知图示对外在刺激进行加工的结果。这一加工过程包含 6 个步骤:辨识内部和外部线索、解释线索、形成并明确目标、思考行动方案、选择行动方案以及实施行动方案(Crick and Dodge, 1994)。SIP 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认知心理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的贡献体现在诸多方面:它提供了对攻击性和过失行为的合理解释;它帮助理解焦虑、抑郁人群或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为什么会在人际交往中做出错误的决策;它是诸多预防科学开发的旨在提升社会认知技能、预防攻击性行为和药物滥用等项目的理论基础,也是学校干预项目的重要理论根据(Kupersmidt et al., 2017)。

SIP 理论填补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认知心理学对儿童行为解释的不足,成为解释“缺陷认知”如何导致“反社会或攻击性行为”的主要理论框架。为什么有些儿童会发展成为攻击性和反社会人格? SIP 理论认为,如果个体在童年时期存在社会信息加工方面的偏差,并且这种偏差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没有得到引导和矫正,经过了青春期后,这种带有偏差的认知图示就固定了下来,并且很难改变。在社会信息加工的每一个步骤,偏差模式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比如,和正常儿童相比,有攻击性行为的儿童很多时候看到的和辨识到的是不友好的人际交往线索。面对同一件事情,有一些孩子不会看到负面和消极的方面,而有攻击性行为的孩子,因为所接触的是不友好的人际交往线索,所以会做较多的敌意性归因,选择有损于人际关系的目标,很多时候会形成“非亲社会”的方案,他们会对攻击性行为做出积极的评估,倾向于采纳攻击性行为,同时对攻击性行为的结果有较好的预期。

现有关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和攻击性行为的研究,忽略了社会信息加工的重要性。但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恰恰揭示了影响儿童叛逆行为的机制。因此,要研究留守儿童的攻击性行为乃至犯罪倾向,必须从源头上、从社会信息加工能力上评判他们与其他儿童的区别。

4 数据与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一个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的旨在提升儿童社会信息加工技能的干预项目“让我们做朋友—陕西”。这个项目是目前在中国农村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儿童心理干预项目(郭申阳、彭瑾, 2019)。

该项目选择陕西省泾阳县作为研究地点,研究对象为 2018 年秋季在泾阳县被选中学校就读的所

有三年级学生(8~10岁)。根据2018年4月经阳县教育局提供的资料,全县一共有73所学校。去除1所位于县城的城市小学,一共有72所农村小学。这72所农村小学中,5所属于新建的私立学校,没有学校层面的数据,而且规模都很小,所以将这5所学校从样本框中剔除,剩余67所小学平均每所学校25名学生。统计力度分析显示,为了达到研究需要的最低统计力度0.8和最保守的统计显著性0.05,在假设的组内相关系数为0.05和0.10的条件下,研究需抽取14所干预小学和14所控制小学,即350名接受干预的小学生和350名控制组小学生。

该项目使用“分块群组随机抽样(A Blocked Cluster Design with Random Sampling)”方法。首先在学校层面随机抽取干预小学。然后,对每一抽中的干预小学,找到该小学对应的匹配学校。采用马氏距离法(Mahalanobis Metric Distance),项目一共选取了14所匹配学校。马氏距离法的公式为: $d(i, j) = (u - v)^T C^{-1} (u - v)$ 。其中, u 和 v 分别代表干预小学 i 和控制小学 j 在匹配向量上的值, C 是由样本框形成的方差矩阵。 $d(i, j)$ 为马氏距离,对每一所干预小学 i ,我们计算该小学与所有待定控制小学的 $d(i, j)$ 距离, $j = 1, 2, \dots, n$, n 为待定控制小学总数。如果 j_1 号小学的 $d(i, j_1)$ 在对应于 i 号所有干预小学的马氏距离中最小,则我们确定 j_1 为 i 的匹配学校。用于匹配的 u 和 v 向量是学校层面的变量,如学校学生总数、学校注册的留守儿童占学生总数的比例、每100名学生拥有电脑台数、生均图书数、师生比、专任教师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比例。

该项目在2018年9月实施时,一所抽中的小学因为校舍改造而关闭,该校所有学生迁至附近一所干预学校,故最终接受干预的学校为13所(学生数355人),控制组学校为14所(学生数341人)。数据生成以后,我们发现这696位儿童中,有15位存在明显智力障碍问题(根据儿童所在班级班主任的观察和他们的学习成绩判定),最后决定在数据分析中将他们剔除。所以,最后组成样本的儿童总数为681人,其中实验组学生343人(占样本总数的50.4%),控制组学生338人(占样本总数的49.6%)。所有儿童的户籍属性均为在陕西省泾阳县居住的农业户口。“让我们做朋友—陕西”项目在2018年9~12月期间由西安交通大学经过培训的社会工作和社会学硕士研究生实施,每周对实验组儿童做一次约60分钟的干预,共14次。项目对所有参加学生(实验组和控制组)采集了两次数据:一次在干预实施之前的一周采集,一次在干预完成以后的一周采集。

该项目的研究目标是评估“让我们做朋友—陕西”项目的有效性及其在中国农村推广的可行性。由于接受干预的实验组儿童与不接受干预只提供数据的控制组儿童中都存在留守儿童,因而项目提供了研究留守儿童,特别是他们在社会信息加工技能变化上的数据信息,是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使用这个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回答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虽然该项目提供的只是一个县的数据,但由于项目采用随机抽样,我们可以将具有统计显著性的结果推断至泾阳全县,也可供与泾阳县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近似的县,特别是中国中西部的农业县做参考。

4.2 变量测量

该项目采用两组指标测量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和攻击性行为。第一组是“技能水平活动量表(Skill-Level Activity, SLA)”(Dodge, 1980)。SLA测量儿童如何解释一个特定的人际交往情境,并在该情境下做出行为反应。量表设计了5个不同的故事情境,分别为“躲避球”“数学课”“新裤子”“午餐”和“新杂志”。SLA让被测量的儿童置身于情境之中,假设自己为故事的主角,对情境和互动状况做出判断,然后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答案回答问题。通过测量儿童在每一个情景下的表现和反应,SLA从“解释线索(Encoding)”(信度 $\alpha = 0.78$)、“敌对归因(Hostile Attribution)”(信度 $\alpha = 0.52$)、“目标设定(Goal Formulation)”(信度 $\alpha = 0.76$)和“决策回应(Response Decision)”(信度 $\alpha = 0.80$)4个方面来观察和测量儿童的社会信息加工能力。

第二组是“卡罗莱纳儿童量表—教师问卷(Carolina Child Checklist-Teacher Form, CCC)”。它是由儿童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根据她/他对儿童最近一个月的观察对 50 个题按 0~5 六级打分(0=从不, 5=总是) 然后使用不同的题形成 10 个子量表: 认知集中度(Cognitive Concentration)、权威接受度(Authority Acceptance)、权威接受度子量表—明显的攻击性(Authority Acceptance Subscale-Overt Aggression)、权威接受度子量表—敌对性(Authority Acceptance Subscale-Oppositional)、权威接受度子量表—隐性的与社会对立(Authority Acceptance Subscale-Covert Antisocial)、社会交往(Social Contact)、社会能力(Social Competence)、社会能力子量表—积极社会性(Social Competence Subscale-Prosocial)、社会能力子量表—情绪掌控(Social Competence Subscale-Emotional Regulation) 以及人际关系上的进攻性(Relational Aggression)。CCC 量表被计量心理学方法证明具有概念效度和测试—再测试信度(Macgowan et al., 2002)。

以上两组数据都搜集了两次(即前测与后测), 中间间隔 15 周。在后测中, 项目还给每位儿童发放了“儿童家庭情况调查表”, 由儿童的监护人填写。该调查表搜集了儿童的家庭人口总数、兄弟姐妹数、家庭 2018 年的人均收入、孩子在 2018 年与谁居住在一起、父母亲 2018 年的主要工作地点、孩子在 2018 年与父母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精确到月)、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平均受教育年数)等。这些数据为我们的统计分析提供了重要的控制变量, 也成为我们精确测量留守儿童的重要依据。

4.3 统计分析方法

4.3.1 多层次分析模型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典型的嵌套数据, 即学生嵌套于学校之中。由于来自同一学校的学生接受同一干预教师的授课, 受到同一学校的影响, 他们的结果变量会呈现共同性, 称为集群效应(Clustering Effect)。为控制数据的集群效应, 我们对连续结果变量(SLA 中的“解释线索”和所有 CCC 子量表)的分析采用了多层次分析模型, 也称“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 模型公式如下:

$$(Y)_{ij} = \gamma_{00} + \gamma_{10}(LBC)_{ij} + \sum_{p=2}^P \gamma_{p0}(X)_{pij} + \sum_{q=1}^Q \gamma_{0q}(W)_{qij} + r_{0j} + e_{ij}$$

这里, $(Y)_{ij}$ 是第 j 号学校第 i 号学生的结果变量; $(LBC)_{ij}$ 为二元变量“留守儿童”, $(LBC)_{ij} = 1$ 为留守儿童, $(LBC)_{ij} = 0$ 为非留守儿童; $(X)_{pij}$ 为该学生个人层面第 p 号控制变量(共有 P 个); $(W)_{qij}$ 为学校层面第 q 号控制变量(共有 Q 个); γ_{00} 、 γ_{10} 、 γ_{p0} 、 γ_{0q}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 其中 γ_{10} 表示留守儿童的影响, 即两类儿童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 e_{ij} 为模型的残差项; r_{0j} 为随机截距效应, 它的使用帮助我们控制集群效应, 以保证分析的有效性和无偏性。所有结果变量 $(Y)_{ij}$ 均为变化分, 即用某个变量的后测值减去它的前测值。

4.3.2 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SLA 中的“敌对归因”“目标设定”和“决策回应”3 个变量的变化分(后测值减去前测值)共有 3 个值: -1、0、1, 分别表示儿童社会信息加工能力变化的 3 种情形: 变好、变坏、在消极/积极结果上保持不变。取决于这些变量编码的赋值, 这 3 个值有不同的解释。“敌对归因”变化分的意义为: -1 表示儿童从前测的“敌对归因”变成了后测的“非敌对归因”(变好); 0 表示儿童在前测和后测都选择“敌对归因”(在消极结果上保持不变); 1 表示儿童从前测的“非敌对归因”变为后测的“敌对归因”(变坏)。“目标设定”和“决策回应”变化分的意义为: -1 表示儿童从前测的“非攻击性”变成了后测的“攻击性”(变坏); 0 表示儿童在前测和后测都选择“非攻击性”(在积极结果上保持不变); 1 表示儿童从前测的“攻击性”变为后测的“非攻击性”(变好)。这组变化分性质上属于有序变量, 为了更精确地分析它们的影响因素, 我们在多变量分析时, 采用了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以描述落于这 3 种情形中每 1 种的概率。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P(y_i = m | x_i) = \Lambda(\tau_m - x_i\beta) - \Lambda(\tau_{m-1} - x_i\beta)$$

这里, $P(y_i = m | x_i)$ 是第 i 号学生在给定自变量前提下结果变化分等于某个值(-1、0、1)的概率; $\Lambda(\cdot)$ 表示 Logistic 分布的累计分布函数; x_i 为第 i 号学生的自变量向量; τ_m 为有序 Logistic 回归的截断值(当结果变化分有 3 个值时, 模型共有 2 个截断值); β 为模型的回归系数向量。为控制集群效应, 我们在运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使用了“稳健估计法(Robust Estimator)”估算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并将学校作为群组单位。我们在获得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算以后, 为方便结果的解释, 又计算了模型预测的变化概率, 并用“平均边际效益(Average Marginal Effect)”来讨论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变化差异。

5 结果

5.1 样本基本人口学和社会经济特征

表 1 报告了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1 显示, 样本中的女孩略多于男孩, 儿童平均年龄为 8.689 岁, 平均家庭人口总数为 5.091 人, 平均兄弟姐妹数为 0.874 人, 样本中共有 197 人为独生子女(占样本总数的 28.9%)。2018 年人均家庭收入分布为: 306 人(44.9%) 在 3000 元及以下, 147 人(21.6%) 为 3001~4000 元, 74 人(10.9%) 为 4001~5000 元, 这 3 组儿童占据样本的大多数(77.4%), 收入最高的家庭是人均 10001 元及以上(共 30 人, 占 4.4%)。样本中儿童父亲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8.796 年, 母亲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为 9.006 年。

表 1 研究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Study Sample

变量	N	比例(%)	平均值	标准差
干预分组				
控制组	338	49.6		
实验组	343	50.4		
被研究儿童总体	681	100.0		
性别				
男孩	329	48.3		
女孩	352	51.7		
年龄(岁)			8.689	0.471
全家现有人口总数			5.091	1.215
兄弟姐妹数			0.874	0.897
独生子女				
是	197	28.9		
否	484	71.1		
2018 年人均家庭收入(元)				
3000 及以下	306	44.9		
3001~4000	147	21.6		
4001~5000	74	10.9		
5001~6000	56	8.2		
6001~7000	24	3.5		
7001~8000	13	1.9		
8001~9000	12	1.8		
9001~10000	19	2.8		
10001 及以上	30	4.4		
父亲受教育年数			8.796	2.191
母亲受教育年数			9.006	2.409

资料来源: 表中数据为本研究根据“让我们做朋友—陕西”项目中采集的数据计算得到。后文表格资料来源同表 1。

注 “年龄”指被研究儿童在第一次干预(2018 年 9 月 7 日)时的年龄。

5.2 留守儿童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2 报告了与留守儿童有关的指标。数据显示,36.4%的儿童在 2018 年没有与父母双亲或其中一位长时间生活在一起,这部分儿童主要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35.8%)。30.5%的儿童父亲 2018 年在泾阳县外陕西省内工作,21.3%的儿童父亲 2018 年在陕西省外工作;12.7%的儿童母亲 2018 年在泾阳县外陕西省内工作,10.9%的儿童母亲 2018 年在陕西省外工作。根据父母亲工作地点分类,2018 年 9.4%的儿童父母双亲都在泾阳县外陕西省内工作,8.2%的儿童父母双亲都在陕西省外工作。2018 年,有 5.6%的儿童与父母双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 0 个月,10.3%生活在一起 1 个月,5.0%生活在一起 2 个月,4.5%生活在一起 3~3.5 个月,1.3%生活在一起 4 个月,1.3%生活在一起 5 个月,4.0%生活在一起 6 个月,共有 32.1%的儿童与父母双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 6 个月及以下。根据这些指标,可以估算出泾阳县的留守儿童占比大概在 17.6%~36.4%之间。具体来说,这些指标给出了关于留守儿童的 3 种定义:(1)比较宽泛的定义是“2018 年没有与父母双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按此定义计算,留守儿童占样本总数的 36.4%;(2)按“与父母双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 6 个月及以下”的定义计算,留守儿童占样本总数的 32.1%;(3)按一种比较严格的定义,即“父母双亲都在泾阳县外工作”计算,留守儿童占样本总数的 17.6%。上述第二种定义比较接近已有文献和目前通用的估算方法,也是后文分析中采用的定义。

表 2 有关留守儿童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bout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变量	N	比例(%)
孩子 2018 年与谁生活时间最长		
父母亲或其中一位	433	63.6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或其中一位	244	35.8
其他亲戚	2	0.3
寄宿学校	2	0.3
父亲 2018 年主要工作地点		
泾阳县内	297	43.6
泾阳县外陕西省内	208	30.5
陕西省外	145	21.3
不适用	31	4.6
母亲 2018 年主要工作地点		
泾阳县内	424	62.6
泾阳县外陕西省内	86	12.7
陕西省外	74	10.9
不适用	93	13.7
父母亲工作地点分类		
双亲都在泾阳县外陕西省内	64	9.4
双亲都在陕西省外	56	8.2
其他情形	561	82.4
2018 年孩子与父母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月)		
0	38	5.6
1	70	10.3
2	34	5.0
3	30	4.4

续表2

变量	N	比例(%)
3.5	1	0.1
4	9	1.3
5	9	1.3
6	27	4.0
6.5	1	0.1
7	2	0.3
8	11	1.6
9	8	1.2
10	30	4.4
11	10	1.5
12	400	58.8
2018 年孩子的主要居住地		
自己家	665	97.7
亲戚家	14	2.1
寄宿制学校	2	0.3
根据 3 种定义计算的留守儿童人数		
定义一		
留守儿童	248	36.4
非留守儿童	433	63.6
定义二		
留守儿童	218	32.1
非留守儿童	462	67.9
定义三		
留守儿童	120	17.6
非留守儿童	561	82.4

注:为了精确测量“2018 年孩子与父母亲或其中一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月)”这一重要变量,本研究在调查中采用开放式问题,让受访儿童的家长自填居住时间(精确到月)。绝大多数家长填写的是整数,有 1 位家长填写了 3.5 个月,1 位家长填写了 6.5 个月。

5.3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和攻击性行为变化上的差异

表 3 报告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 SLA 和 CCC 结果变量上变化的差异,包含了两组结果:(1)双变量分析结果,主要反映了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变化平均值上的差异,由于没有控制协变量的影响,没有做复杂的多层次解释变量分析,没有控制集群效应,因而属于描述性分析的一种,只能提供直观的启示性意义。(2)多变量分析结果,这类结果来自随机效应模型(对 SLA“解释线索”和 CCC 结果变量的分析)和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 SLA“敌对归因”“目标设定”和“决策回应”结果变量的分析)。这类结果控制了协变量的影响,主要是 6 个儿童层面的固定效应影响(包括是否接受“让我们做朋友—陕西”干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全家现有人口总数、2018 年人均家庭收入)和 6 个学校层面的固定效应影响(包括 2018 年学校规模、每 100 名学生拥有电脑台数、生均图书数、师生比例、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师比例、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县级以上骨干教师比例)。多变量分析同时还控制了集群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 3 最后一列“‘留守儿童’回归系数估算值”,这是本研究将重点讨论的分析结果。

表3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SLA和CCC结果变量上变化的差异:双变量与多变量分析结果

Table 3 Differences on the SLA/CCC Changes betwee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Other Children:

Results of the B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结果变量	呈现积极作用的变化方向	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	非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	“留守儿童”回归系数估算值
SLA 解释线索				
躲避球	+	2.115	1.717	0.189
数学课	+	1.821	1.603	0.080
新裤子	+	1.982	1.693	0.136
午餐	+	2.193	1.903	0.152
新杂志	+	0.867	0.935	-0.151
SLA 敌对归因				
躲避球	-	-0.009	0.002	0.012
数学课	-	-0.078	-0.138	0.281
新裤子	-	-0.119	-0.078	-0.091
午餐	-	-0.055	-0.056	0.138
新杂志	-	-0.170	-0.089	-0.178
SLA 目标设定				
躲避球	+	0.183	0.162	0.026
数学课	+	0.060	0.063	-0.003
新裤子	+	0.041	0.037	0.034
午餐	+	0.206	0.123	0.304*
新杂志	+	0.092	0.093	-0.073
SLA 决策回应				
躲避球	+	0.142	0.134	0.070
数学课	+	-0.005	0.067	-0.717*
新裤子	+	0.087	0.060	0.191
午餐	+	0.023	0.093	-0.393**
新杂志	+	0.083	0.086	-0.026
CCC 认知集中度	+	4.450	1.950	1.762**
CCC 权威接受度	+	0.537	0.821	-0.157
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明显的攻击性	+	0.202	0.294	-0.090
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敌对性	+	0.326	0.458	-0.028
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隐性的与社会对立	+	0.009	0.069	-0.038
CCC 社会交往	+	1.817	1.408	0.017
CCC 社会能力	+	1.913	1.177	0.080
CCC 社会能力子量纲—积极社会性	+	0.963	0.616	0.011
CCC 社会能力子量纲—情绪掌控	+	0.950	0.562	0.081
CCC 人际关系上的进攻性	-	-0.252	-0.756	0.205

注:①所有p值都基于双尾检验,* $p<0.05$,** $p<0.01$ 。②“留守儿童”回归系数估算值来自两类多变量分析模型:

对于SLA“解释线索”和CCC结果变量,回归系数由随机效应模型估算得到;对于SLA“敌对归因”“目标设定”和“决策回应”结果变量,回归系数由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得到。

为了清晰反映差异的方向(即在结果变化上,留守儿童是优于还是劣于非留守儿童),我们在表中还指明了“呈现积极作用的变化方向”。如果该变化方向为正值,且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大于

“非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则表示留守儿童的情况优于非留守儿童。如果该变化方向为负值,且“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小于“非留守儿童变化的平均值”,也表示留守儿童的情况优于非留守儿童。同理,如果回归系数的方向与“呈现积极作用的变化方向”一致,还是表明留守儿童的情况比非留守儿童要好。

我们首先关注表3中的双变量分析结果。在30个结果变量(包括20个由儿童自测的SLA结果变量和10个由班主任教师评估的CCC结果变量)的变化上,有17个结果变量的变化表明留守儿童的情况比非留守儿童要好,有13个反之。可见,只用双变量描述性分析,我们无法看到留守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和攻击性行为上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或更严重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关注表3中的多变量分析结果。在做多变量分析时,为了剔除“让我们做朋友—陕西”项目的影响,我们对所有30个模型都测试了“是否接受干预”与“是否留守儿童”的交互效应,所有模型都显示该效应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所以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放心地排除干预的影响,即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情况好(或差)与儿童是否接受“让我们做朋友—陕西”干预无关。

多变量分析的主要发现为:首先,在30个结果变量的变化上,只有4个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其中,两个表明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好(“SLA目标设定—午餐”和“CCC认知集中度”),两个表明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差(“SLA决策回应—数学课”和“SLA决策回应—午餐”)。

其次,其余26个结果变量的变化都不表明两组儿童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这26个结果变量的变化上,有14个变化显示留守儿童的情况比非留守儿童要好,12个变化显示留守儿童的情况比非留守儿童要差。以“SLA解释线索—躲避球”为例,因为“呈现积极作用的变化方向”为正值(+)且“‘留守儿童’回归系数估算值”也是正值(0.189),所以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要好。再以“CCC人际关系上的进攻性”为例,因为“呈现积极作用的变化方向”为负值(-)且“‘留守儿童’回归系数估算值”为正值(0.205),所以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要差。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12个表现出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要差的变量是“SLA解释线索—新杂志”“SLA敌对归因—躲避球”“SLA敌对归因—数学课”“SLA敌对归因—午餐”“SLA目标设定—数学课”“SLA目标设定—新杂志”“SLA决策回应—新杂志”“CCC权威接受度”“CCC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明显的攻击性”“CCC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敌对性”“CCC权威接受度子量纲—隐性的与社会对立”和“CCC人际关系上的进攻性”。

再次,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差异中,“CCC认知集中度”变量的系数表明,在其他因素控制的条件下,留守儿童在该变量上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要好,即高出1.762个单位。

最后,为了进一步解释其余3个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差异(“SLA目标设定—午餐”“SLA决策回应—数学课”和“SLA决策回应—午餐”),我们又进一步计算了两组儿童模型预测的变化概率。这3个差异来自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对它们的解释与上述对“CCC认知集中度”的解释不同。模型预测的变化概率见表4。

模型预测的变化概率显示,在“SLA目标设定—午餐”上,样本所有儿童中有7.1%的可能性从前测的“非攻击性”变为后测的“攻击性”,即变坏;有70.6%的可能性在前测与后测中都选择“非攻击性”,即在非攻击性上保持不变;有22.3%的可能性从前测的“攻击性”变为后测的“非攻击性”,即变好。“SLA决策回应—数学课”和“SLA决策回应—午餐”中对“所有人”变化概率的解释同“SLA目标设定—午餐”。

对于“SLA目标设定—午餐”,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坏,即从前测的“非攻击性”变为后测的“攻击性”的概率上,低1.9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好,即从前测的“攻击性”变为后测的“非攻击性”的概率上,高5.2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不变,即在前测与后测中都选

择“非攻击性”的概率上,低 3.3 个百分点。总的来说,在“SLA 目标设定—午餐”上,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好。

表 4 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在“SLA 目标设定—午餐”“SLA 决策回应—数学课”和“SLA 决策回应—午餐”变化概率上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on the Change Probabilities of “SLA Goal Formulation” and “SLA Response Decision” betwee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Other Children

	从前测的“非攻击性”变为后测的“攻击性”	在前测与后测中都选择“非攻击性”	从前测的“攻击性”变为后测的“非攻击性”
SLA 目标设定			
午餐			
所有人	0.071	0.706	0.223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	-0.019*	-0.033*	0.052*
SLA 决策回应			
数学课			
所有人	0.044	0.868	0.088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	0.033	0.017	-0.050*
午餐			
所有人	0.138	0.654	0.208
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	0.048*	0.012*	-0.059**

注:①预测基于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估算系数,使用“平均边际效益”方法计算。②“所有人”是指根据样本中所有儿童预测的平均概率。③* $p < 0.05$, ** $p < 0.01$ 。

对于“SLA 决策回应—数学课”,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坏的概率上高 3.3 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好的概率上低 5 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不变的概率上高 1.7 个百分点。总的来说,在“SLA 决策回应—数学课”上,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差。

对于“SLA 决策回应—午餐”,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坏的概率上高 4.8 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变好的概率上低 5.9 个百分点;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在不变的概率上高 1.2 个百分点。总的来说,在“SLA 决策回应—午餐”上,留守儿童的变化比非留守儿童差。

综上所述,对 SLA 和 CCC 子量纲变化所做的分析表明,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相比,好坏交织。前者比后者只在两个变量上呈现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坏的变化,但同时又在两个变量上呈现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好的变化,无法得出留守儿童劣于非留守儿童的结论。值得关注的是,忽略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留守儿童在如下 9 个社会信息加工变化上差于非留守儿童(占有 SLA 结果变化的 45%):“SLA 解释线索—新杂志”“SLA 敌对归因—躲避球”“SLA 敌对归因—数学课”“SLA 敌对归因—午餐”“SLA 目标设定—数学课”“SLA 目标设定—新杂志”“SLA 决策回应—数学课”“SLA 决策回应—午餐”和“SLA 决策回应—新杂志”。忽略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留守儿童在如下 5 个攻击性行为的变化上差于非留守儿童(占有 CCC 结果变化的 50%):“CCC 权威接受度”“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明显的攻击性”“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敌对性”“CCC 权威接受度子量纲—隐性的与社会对立”和“CCC 人际关系上的进攻性”。

6 结论与讨论

从社会信息加工技能上评估,本研究没有显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严重的负面问题,所以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留守儿童是否比非留守儿童存在更多社会信息加工的负面问题?)给予否定回答。从攻击性行为上评估,特别是通过班主任老师对儿童的观察,本研究没有显示留守儿童比非留守儿童存在任何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性的负面区别,所以我们对本文提出的第二个

问题(留守儿童在攻击性行为的变化上是否与非留守儿童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区别?)也给予否定回答。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发展心理学揭示的关键阶段,如本文所关注的8~10岁阶段,儿童信息加工不足或缺陷认知是导致反社会或攻击性行为的主要原因,是导致未来犯罪的根源。在这个关键年龄段影响攻击性行为的核心技能上,我们的研究无法支持留守儿童与高犯罪率或高犯罪可能性有关联,也即没有证据表明留守儿童与犯罪存在因果关系。

2018年有一个自媒体公众号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以《底层巨痛超乎想象:6100万留守儿童现在长大了!!》的标题夺人耳目。文章一开始就说“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这是他们今天的角色,而过去,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今天的中国,最不该忘记6100万留守儿童的牺牲,他们的父母撑起了‘中国奇迹’,却留给他们空白荒凉的童年,他们被时代所抛弃、被城市拒之门外、被普遍的中产阶级刻意忽略,他们长大了,却因为扭曲的成长轨迹而游走在犯罪的边缘”(在家上学联盟网,2018)。我们必须说,这个说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我们同意作者对留守儿童关心的立场,赞赏作者呼吁社会更加关注留守儿童这一弱势群体,但是作者将成年的留守儿童与边缘犯罪等同,是没有依据,也是不可行的。这样的描述,有将留守儿童“污名化”之嫌。在任何严谨的科学研究数据出来之前,必须对这样的说法慎之又慎!

留守儿童是中国农村的一个较大群体,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到这些孩子的未来,需要投入更多人力物力展开这个课题的研究。本研究没有提供实证资料证明留守儿童一定比非留守儿童在社会信息加工和攻击性行为上存在消极和负面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此类问题不存在。同时应当看到,在留守儿童福祉和精神健康方面对问题的夸大也是不可取的,特别是不能将留守儿童“污名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段成荣,吕利丹,郭静,王宗萍.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学刊,2013; 3: 37-49
Duan Chengrong, Lv Lidun, Guo Jing and Wang Zongping. 2013.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ixth Census Data. Population Journal 3: 37-49.
- 2 民政部.902万农村留守儿童近九成无父母监护.领导决策信息,2016; 47: 27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2016. About Ninety Percent of 9.02 Million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without Parents' Guardianship.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Information 47: 27.
- 3 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5; 1: 15-25
Duan Chengrong and Zhou Fulin. 2005. A Study on Children Left Behind. Population Research 1: 15-25.
- 4 段成荣,杨舸.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08; 3: 15-25
Duan Chengrong and Yang Ge. 2008.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Population Research 3: 15-25.
- 5 段成荣,赖妙华,秦敏.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变动趋势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7; 6: 52-60
Duan Chengrong, Lai Miaohua and Qin Min. 2017. Research on the Changing Trend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since the 21th Century. China Youth Study 6: 52-60.
- 6 朴婷姬,安花善.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朝鲜族留守儿童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13; 1: 58-63
Piao Tingji and An Huashan. 2013. A Study on Chinese Korea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1: 58-63.
- 7 李旭,李志鸿,李霞,周云祥.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与父母情感温暖的关系——基于潜在剖面分析的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6; 5: 375-377
Li Xu, Li Zhihong, Li Xia and Zhou Yunxiang. 20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ntal Resilienc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Emotional Warmth: Based on Latent Profile Analysis.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5: 375-377.
- 8 满小欧,曹海军.农村社区10~15岁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保护性因素.中国公共卫生,2018; 11: 1537-1540

- Man Xiaou and Cao Haijun. 2018. Research on Situation 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among 10-15 Years Old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 1537-1540.
- 9 李玲,游涛. 江西省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教育学术月刊*, 2012; 4: 40-42
Li Ling and You Tao. 2012. A Survey and Research of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f Jiangxi Province. *Education Research Monthly* 4: 40-42.
- 10 陈绍红,廖珠根,汪时华,习斌蓉,刘淮,何仕劼. 江西省留守儿童行为问题相关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1: 95-97
Chen Shaohong, Liao Zhugen, Wang Shihua, Xi Binrong, Liu Huai and He Shijie. 2014. Analysis on the Related Factors of Behavioral Problems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Jiangxi Province.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1: 95-97.
- 11 廖传景,吴继霞,张进辅.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研究: 安全感的视角.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5; 3: 88-97
Liao Chuanjing, Wu Jixia and Zhang Jinfu. 2015. A Factor Analysis of the Mental Health of Children Left Behind: Perspective of Sense of Security.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Education Science Edition)* 3: 88-97.
- 12 王静敏,安佳. 农村学龄期留守儿童现状调查分析——基于吉林省调查数据. *调研世界*, 2015; 9: 38-40
Wang Jingmin and An Jia. 2015.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ituation of School-ag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he World of Survey and Research* 9: 38-40.
- 13 杜海峰,张若晨,刘朔. 就地就近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中的留守儿童”在校状况与适应.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 7-17
Du Haifeng, Zhang Ruochen and Liu Shuo. 2018. School Adjustment of the Migrant Children Being Left-Behind in the Context of In-Situ Urbanization. *Journ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5: 7-17.
- 14 张建育,贺小华.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与人格特征关系. *中国公共卫生*, 2008; 8: 932-933
Zhang Jianyu and He Xiaohua. 2008.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Personality of Parents-Absent 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8: 932-933.
- 15 余应筠,石水芳,敖毅,朱焱. 不同类型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013; 2: 181-183
Yu Yingjun, Shi Shuifang, Ao Yi and Zhu Yan. 2013. Analysis of Life Events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 181-183.
- 16 陈亮,张丽锦,沈杰. 亲子关系对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特殊教育*, 2009; 3: 8-12, 32
Chen Liang, Zhang Lijin and Shen Jie. 2009. The Effect of Parenthood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on Their Subjective Well-being.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 8-12, 32.
- 17 王楠,韩娟,丁慧思,徐阳欢,胡月,张敏莉,杨森培,刘维韦. 农村在校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 *中国公共卫生*, 2017; 9: 1320-1323
Wang Nan, Han Juan, Ding Huisi, Xu Yanghuan, Hu Yue, Zhang Minli, Yang Senbei and Liu Weiwei. 2017. Mental Health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School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 1320-1323.
- 18 赵如婧,周皓. 儿童健康发展的比较研究. *青年研究*, 2018; 1: 34-45, 95
Zhao Rujing and Zhou Hao. 2018.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ren's Health Development. *Youth Studies* 1: 34-45, 95.
- 19 韩腾伟,杨林胜,王铁柱,顾超美,孙莹,曹庆庆,陈明春,孙业桓. 安徽省某农村地区儿童自尊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2012; 2: 166-169
Han Tengwei, Yang Linsheng, Wang Tiezhu, Gu Chaomei, Sun Ying, Cao Qingqing, Chen Mingchun and Sun Yehuan. 2012. Self-esteem Statu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Children in One Rural Area of Anhui Province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2: 166-169.
- 20 赵峰.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及教育对策.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128-130
Zhao Feng. 2010. Mental Health Status and Educational Measure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128-130
- 21 郭智慧,韩志红,史永涛,上官青云,郭宇鹏,邢麟. 宝鸡市农村留守儿童孤独感与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中国儿童*

- 保健杂志, 2014; 6: 630-632
- Guo Zhihui, Han Zhihong, Shi Yongtao, ShangGuan Qingyun, Guo Yupeng and Xing Lin. 2014. Survey of Lonelin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Baoji Rural. Chinese Journal of Child Health Care 6: 630-632.
- 22 刘洋, 祖母拉提, 葩娅泽. 喀什地区维吾尔族留守儿童心理弹性与孤独感关系. 中国学校卫生, 2014; 9: 1397-1399
- Liu Yang, ZuMu Lati and Pa Lize.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Resilience and Loneliness of Uyghu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Kashi Region. Chinese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9: 1397-1399.
- 23 李朝英, 沈丽琴, 洪源, 陈希宁. 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研究. 现代预防医学, 2009; 13: 2508-2509
- Li Chaoying, Shen Liqin, Hong Yuan and Chen Xining. 2009. Study about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13: 2508-2509.
- 24 李世玲, 甘世伟, 曾毅文, 赖卓莉, 张伟, 王燕. 重庆市永川区小学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对照研究. 重庆医学, 2016; 10: 1357-1359
- Li Shiling, Gan Shiwei, Zeng Yiwen, Lai Zhuoli, Zhang Wei and Wang Yan. 2016. Contrastive Study on Mental Health Status between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Yongchuan District of Chongqing City. Chongqing Medicine 10: 1357-1359.
- 25 季彩君. 教育公平视阈下的留守儿童教育支持——基于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差异的实证调查. 基础教育, 2016; 2: 48-57, 81
- Ji Caijun. 2016.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Equity: Based on the Empirical Stud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Journal of Schooling Studies 2: 48-57 81.
- 26 赵苗苗, 李慧, 李军, 李林贵, 王翠丽, Stephen Nicholas, 孟庆跃.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12; 1: 60-63
- Zhao Miaomiao, Li Hui, Li Jun, Li Lingui, Wang Cuili, Stephen Nicholas and Meng Qingyue. 2012. Studying on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Parents on Mental Health of Thei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Chinese Health Service Management 1: 60-63.
- 27 朱斯琴.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的实证研究.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2: 84-94
- Zhu Siqin. 2016. The Impact of Parents' Going out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Jinan Journal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 84-94.
- 28 白勤. 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现状调查研究. 现代中小学教育, 2013; 3: 76-80
- Bai Qin. 2013. Investiga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Moder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3: 76-80.
- 29 董士县, 李梅. 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题与犯罪实证研究.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3: 133-139
- Dong Shitan and Li Mei. 2010.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Guardianship and Crime of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133-139.
- 30 吴春侠, 张艳梅, 余毅震. 中国农村在校留守儿童攻击行为及影响因素. 流行病学研究, 2018; 7: 981-986
- Wu Chunxia, Zhang Yanmei and Yu Yizhen. 2018. Aggressive Behavior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Rural Left-behind School Children.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7: 981-986.
- 31 郝文, 吴春侠, 余毅震.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攻击行为及影响因素比较. 中国公共卫生, 2019 网络出版
- Hao Wen, Wu Chunxia and Yu Yizhen. 2019. Aggressive Behaviors among Left-behind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hinese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 32 王甲娜 闫冠宇 王烈 城市留守儿童攻击行为与师生互动风格的关系 中国卫生统计 2017; 6: 967-968
- Wang Jiana, Yan Guanyu and Wang Lie.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gressive Behavior of Urban Left-behind Chil-

- dren and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Style. *Chinese Journal of Health Statistics* 6: 967-968.
- 33 曹晓君,陈旭. 3~5岁留守儿童抑制性控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 *中国特殊教育*,2012; 6: 45-49
Cao Xiaojun and Chen Xu. 201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ory Control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Left-at-home Preschool Children Aged 3-5.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6: 45-49.
- 34 张勤,孟艳秋,吴鹭,姚荣英,付连国. 2014年安徽省农村4-6年级留守小学生的攻击行为与亲子分离、社交焦虑的关系. *卫生研究*,2018; 2: 200-211,217
Zhang Qin, Meng Yanqiu, Wu Lu, Yao Rongying and Fu Lianguo. 2018. Association of Aggressive Behavior with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nd Social Anxiety in Grade Four to Six of Rural Seni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Anhui Province in 2014. *Journal of Hygiene Research* 2: 200-211,217.
- 35 陈刚. 劳动力迁移、亲子分离与青少年犯罪. *青年研究*,2016; 2: 1-10
Chen Gang. 2016. Labor Migration, Parent-child Separation and Juvenile Delinquency. *Youth Studies* 2: 1-10.
- 36 郭申阳,彭瑾. “让我们做朋友—陕西”儿童行为干预项目评估报告. 西安交通大学与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
Guo Shenyang and Peng Jin. 2019. Evaluation Report of the “Let’s Be Friends-Shaanxi” Interventio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 37 在家上学联盟网. 底层巨痛超乎想象: 6100万留守儿童现在长大了. http://m.sohu.com/a/281729753_68181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8-12-13
Homeschooling Alliance. 2018. The Pain at the Bottom beyond Imagination: 61 Million Left-behind Children Have Grown Up. http://m.sohu.com/a/281729753_68181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Dec. 13th.
- 38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Waters, E., and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409.
- 39 Crick, N. R., and Dodge, K. A. 1994. A Review and Reformulation of Soci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Children’s Social Adjustment.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 74-101.
- 40 Kupersmidt, J. B., Stump, K. N., Stelter, R. L., and Rhodes, J. E. 2017. Predictors of Premature Match Closure in Youth Mentoring Relation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2: 25-35.
- 41 Dodge, K. 1980. Social Cognition and Children’s Aggressive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1: 161-170.
- 42 Macgowan, M. J., Nash, J. K., and Fraser, M. W. 2002. The Carolina Child Checklist of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for Aggression.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 253-276.

(责任编辑:陈佳鞠 收稿时间:2019-05)